

花言峭语

郑佩佩：女侠的后现代生活

作家黄佟佟有个专栏，栏名叫“她从海上来”，所写到的，都是在1949年前后从上海去了香港，并在香港度过盛年、开创人生新局面的女性。郑佩佩也是“她从海上来”这支队伍中的成员，她于1946年生于上海，1961年到了香港，起初加入南国实验话剧团，后来又加入了邵氏电影公司。邵氏给她的底薪是每月400港币，接一部戏另有400港币。她的银幕之路，就这样开始。

她演第一部电影《宝莲灯》时，不过十七八岁，但当时的香港，正流行黄梅调电影，凌波的反串形象深入人心，电影公司有意让郑佩佩的形象向这个方向靠拢，于是让她粘了胡蝶扮演父亲角色，林黛和她演对手戏，拍戏时，她和林黛常常为此笑场。这部戏断断续续拍了三年，但拍到第二年的时候，林黛自杀了，后来的戏由替身完成。后来，她又在1964年，凭借文艺片《情人石》，获得国际独立制片人协会“金武士奖”。

也是此时，导演胡金铨因为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受挫，开始筹拍新派武侠片《大醉侠》，偶然看到了郑佩佩演出的歌舞剧《牛郎织女》，郑

佩佩反串的牛郎，让胡金铨看到了她身上的英气，他于是邀请郑佩佩出演《大醉侠》。郑佩佩出演金燕子，在电影里，她为了除暴安良，多次女扮男装，上山入林，最终将贼寇铲除。电影上映，引起轰动，成为新派武侠开山作，郑佩佩也随之走红。

1960、1970年代的邵氏武侠片，其实非常酷烈。郑佩佩出演的武侠片，也是如此，在电影里，她是救人于水火的女侠，也是杀戮女神，在她最知名的电影《金燕子》(1968年)里，她扮演的金燕子大开杀戒，尸体堆积如山，她就站在尸山血海中，用一口纯正而脆柔的国语，诉说她的仇恨。

她的爱情，也是在这刀光剑影、血海滔天之中滋生起来的，她和陈鸿烈、岳华的感情，在合作拍片中慢慢滋生起来，却都无果而终。最后，她嫁给商人原文通，并在1971年淡出电影界，去了美国生活。

她对邵氏女侠形象的影响非常大，在她离开后，邵氏为了填补女侠界的空白，开始着手捧红从台湾来香港的施思，从施思的出身来历、角色配置上看，邵氏显然是打算沿袭郑佩佩所确立的银幕女侠要素，施

思也是自幼学习舞蹈，扮演的也多半是柔婉中有英气的角色。

从那时开始，女侠层出不穷，上官灵凤、徐枫、苗可秀、李丽丽、张玲，以及后来的惠英红、杨紫琼，都曾是银幕上的职业女侠，将这个独属于中国电影的奇异角色，渲染到了极致。但她的地位始终不可抹煞，在新旧武侠片交替的时刻，她贡献了最让人难忘的女侠角色。

就在她的接班女侠们，在银幕上酣畅地生活、复仇的时候，她却在美国接受着生活的磨折，过上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活。她后来自嘲说，在美国生活的20年间，她只做了两件事：生孩子和拼命赚钱。她怀过八个孩子，顺利生下来的有四个，她总在怀孕，以至于唐人街的街坊们，看到她时，都要帮她预测下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。在生孩子的时候，她开设舞蹈教室，还开了间卖家电的商店，取货送货，还得搬货。后来，她还做过影视公司，影视公司是以赔钱告终，这也导致了她的婚姻的终结，她回了香港，最落魄的时候，要借住在佛堂里。后来，她还是用自嘲的方式来说这件事：“那个时候的我不是女人，所以丈夫就把我离掉了。”

然后是复出，在周星驰电影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扮演华夫人，在《卧虎藏龙》里扮演碧眼狐狸。她曾说，她要在65岁退出，但现在看来，她暂时是没法退出了，尽管，她曾被媒体拍到拄拐杖出行。

2014年，她因在真人秀节目《花儿与少年》中表现出平易近人的“大姐”范儿而成为热点人物。随后，她穿上最喜欢的“侠女衣”加盟浙江卫视《我不是明星》，为小女儿助阵加油。

一代人老了，退出了，会有另一代人替他们活下去，她的两个女儿，继承了她的全部天赋。大女儿原丽淇曾是美国韵律体操国家代表队的成员，后来到了香港演电影。外貌酷似她的二女儿原子惠也习舞、练体操，曾是美国国家艺术体操队成员，后来，也在香港开始演艺生涯。

这一生，跌宕，但精彩、真实。她也出过一本书，名叫《戏非戏》，她还曾说：“女侠这个角色，我入戏太深。”

的确的确。

韩松落 作家

情人看剑

她们的十八岁

温碧霞和李丽珍一起回顾她们的少女时代，这样的题材有太多看点，即使不是一部港版娱乐圈的《我的天才女友》，也应是一部充满怀旧意味的《流金岁月》。她们联袂出演的港片《我们的十八岁》，更像是一部个人回忆录的碎片，碎片里据说可以窥见包括她俩在内的，乃至蓝洁瑛等女星的星河浮沉，未必称得上都是传奇，但那些吉光片羽，足以让今天的观众得知她们身后不为人知的诸多隐秘情感。不过这些情感与其演艺身份无关，只关乎她们的来路出身、原生家庭、少女时代，以及是如何用尽一生与过去和解。

最大的问题恐怕也在于，故事的讲述权由谁来掌握。《我们的十八岁》的出品人、监制、主演名单里都有温碧霞的名字，这基本表明她就是自己故事的讲述者。这一身份的好处在于我写我心，拥有人所不知的第一手素材，但隐患也在于此，敢不敢对自己开刀解剖，需要十足的勇气与智慧。就电影来看，当事人已经作出相当大的努力，尤其是狄龙与温碧霞饰演的父女，构成了贯穿始终的一条情感主线：反叛少女初入娱乐圈，父女关系日益紧张，因为拍戏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，遗物中发现父亲对自己过往演出的关注与点评，凡此种种，相当动人，那么或许该叫《我和我的父亲》一类片名更为直接。父女关系的心结纠缠女主角一生，念念不忘，回头再望，以半部电影的体量来回顾与反思，成为这部影片最为牢靠的情感基底。

不过，一旦涉及从影经历，当事人就避开了于己不利的诸多阐述。不能说她是有意美化自己，而是自己演自己，总归有些自我怜惜、宽宥与表白，难有隔岸观火的冷静与犀利。影片里还多处讲到女主角在演电影还是演电视之间的挣扎，电影比电视更高级吗？被这样的执念困困，因此都不得志。但如你所知，温碧霞那些出色的角色形象，既有电影《靓妹仔》里的问题少女、《地下情》里的时代墨镜女郎，也有TVB剧集《火玫瑰》里的复仇女神、《封神榜》里的蛇蝎美人，各领一时风骚，难说有高下之分。至于作为一位女星的现实处境，电影讲的还是挑战激情戏、应对狗仔队八卦杂志、嫁不嫁豪门这些故事。李丽珍去哪里了？影片里的她像是硬币的另一面，早熟亦早衰，印证娱乐圈无情的一面，只是这两个女子的情感线虎头蛇尾，并未真正过招，殊为可惜。

回到故事的开始，两个来自调景岭的乡下女孩逐梦影视圈，总是令人期待。调景岭临海而建，早年只有渡轮通往外面的繁华世界，这让主人公踏入娱乐梦工场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身世命运感。除了温碧霞，此地还出过演过霍元甲的黄元申，还有金庸曾经最认可的“小龙女”陈玉莲。上一代的坚守，这一代的漂浪，光是写好如何走出调景岭，已经是一个好看的故事，但是作为个人回忆录则难免面面俱到，这也是人物传记故事的通病。



曾原秋 媒体人

长凤新 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侠女

郑佩佩突然去世，全网致哀，侠女跌宕的人生再一次被反复咀嚼：是拉扯姊妹长大的长女，是在偏见中创出天地的武打明星，是按部就班成婚、背上沉重生育压力的好媳妇，也是离婚再战江湖，肯搞笑也能一拳一脚打出新天地的真演员。而这场告别最触动人心的一幕，是郑佩佩近年因病减少活动，早早签下器官捐赠协议；如今仙去，家人遵从遗愿将她的大脑捐赠给医学研究。说到做到、有情有义的侠女作风，在今天这个时代弥足珍贵。

事实上，细读郑佩佩的回忆录《回首一笑七十年》，也能读到这份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侠气。她写参演《卧虎藏龙》，就冲着和李安“一句闲

话”的心照不宣，她又无反顾，早早开始跟武行学习练招。担任经纪人的妹妹纠结于合约里“两个月练功、五个月拍摄以及比一般电影更低的片酬”，她却已经“闭着眼睛签字”。后来的故事证明，从《大醉侠》到《卧虎藏龙》，划时代的武侠电影里，都有郑佩佩的名字。

沉迷于表演，却又不是不通人情。郑佩佩写邵氏时代的“红尘中打滚的朋友”，有真心的情意，也有尽在不言中的唏嘘。尤其是与岳华多年后的重逢，她淡淡说自己从邵氏离开，对方却待了许多年，恍然知道，“原来只是我从他生命中消失，并不代表他的生活也就终止了”。

纵横演艺圈多年，这种近乎残忍的淡然，不仅对友人，也是对自己。当年胡金铨离开邵氏电影公司到台湾，因为邵氏不肯放人，郑佩佩明明做好了戏服，最终还是无缘《龙门客栈》。多年后，有影迷误以为郑佩佩是《龙门客栈》的女主角，她并不解释，也想得开：“不管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《大醉侠》也好，《龙门客栈》也好，甚至于包括《侠女》在内，其实都是胡导演‘女侠’的影子而已。”

她更从容看到了“老去”，看懂了多么风光的大明星，最终也要面临老去的残忍：第一次反串和林黛搭档，上映后她对林黛的一笑，被批评是为儿子在对母亲亲笑。“敏感

的林黛姐马上意识到，别人在说她‘老了’。有什么比‘老了’让一个电影明星害怕的呢？”而等到郑佩佩自己在大银幕上看到《卧虎藏龙》，她坦承那份难以接受的冲击：“我看到的是，银幕上我的那些皱纹。事实就是事实，我们是老了，满脸的皱纹。同样的，我们无法承受这个事实。”

一字一句，都是走过漫长荣耀与苦难后的释然和硬气。郑佩佩说人生如戏，但相信戏里戏外的侠肝义胆，她都做了。

钱眼识人

喜人好喜欢

目前，我觉得内娱喜剧的最好作品和最高水平是来自一档综艺节目，就是正在播出的《喜人奇妙夜》，如果知道渊源的，它其实是“一年一度喜剧大会”的延续，所以对我来说，还是这帮演员，简称“喜人”，我也写过好几次来表达喜爱。这一季看到现在，最喜欢三个作品。

首先是绝对属于天才灵动的《八十一难》，《西游记》作为永远拍不完的宝藏IP，迄今为止我觉得成为东方传说的最经典文本公式，完全可以成长、救赎、冒险、权力等议题都囊括了。记得导演宁浩拍电影《心花路放》就明确说，是有参考西游记的精神内核，大理在北京的西边，一路走一路得失，然后就是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也很像。很多经典的，好的也有烂的片都把核心人

物聚焦在孙悟空、唐僧以及猪八戒身上，都有代表作。但确实没有想过沙僧的视角能出什么故事。这个小品这个立意就让人惊艳。终一生度一人与度世人是没有区别的，这让我想起经典的“电车选择题”，失控的电车是撞一人还是车上多人丢命？现实中的团队精神来自职场，有算计也有妥协，但故事里的情义还是让人神往，甚至可以说男人之间的友情好久没有被这样大方、纯粹地展示了。这个版本是西游记故事的开端，所谓的轮回就是一种情感的执念，多情必多难。

《小品的世界》是目前为止汉文化《楚门的世界》最成功的一次，真正继承了原版的精髓，首先保持了窥探者的视角，很多观众的发笑是因为被尬到了。小品世界和楚门世

界一样并没有展开觉悟之后的世界和明天，当下的留白就是态度，很可能我们只是从一个小的世界进入更大的小品或者真人秀里，没有本质的改变。

我很喜欢《雷欧雷农场》看似古典的回扣，因为古早期的话剧还是会讲欧洲的故事，我们自己的演员也戴着黄色的假发去演绎，所以我有一种怀旧的情绪。然后它把爱情的本质讲出来，就是肤浅的冲动导致理性的“沦丧”，就是看上谁脸好，而身份、财富还是地位不再重要。现在很多影视作品里的恋爱脑、傻白甜，深究还是有功利心的。但这一次在爱情面前，权势变得可笑荒唐，那不就证明了爱情的厉害。结尾又很巧妙地兜回来，爱情的虚无和荒唐又在于它是贵族们

的游戏，对于挤奶工和奶牛来说，重要的就是当下的生计，眼前哼歌的惬意，这才是真实的，这是一个闭环。

现在有一种趋势，就是现代人活得太累了，已经在精神内耗里几乎丧失了思考的体力，因此对于喜剧的要求降低到能笑够就好，本质上就是松骨、拍打的按摩，纯物理享受。但是我始终觉得这是不够的，也是容易被复制而引起新一轮的疲劳，因此好的喜剧作品应该像人一样有更多性灵上的闪光点，我觉得你长得好看，更稀罕你灵魂的有趣。

钱德勒 媒体人

上海文艺评论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